

贺雄飞 主编

案雄共亡录

· 中册 ·



K 11
XF/1-2

枭雄兴亡录

(中)

贺雄飞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3020596

枭雄兴亡录（中册）

贺雄飞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字数：340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7-80528-368-0/K·167

定价：7.00元

编委会成员

顾问: 龚书铎、王桧林 周彦文

主编: 贺雄飞

副主编: 蔡秀云

编委: 王凤梧 王朝瑞 张锦铨 赵慧文 罗恩立

孙国平 杨梦林 贺雄飞 蔡秀云

撰稿人: 王凤梧 王朝瑞 张锦铨 赵慧文 罗恩立

李智礼 孙国平 杨梦林 贺雄飞 蔡秀云

封 岩 林 磊 朱 月 濮 晒 王 俊

高永健 林柏华 蒲学常 艾剑广 吴礼信

王 杰 王瑞泽 王红宇 贺 强 任金锁

巩素芳

主编介绍:

贺雄飞，男，祖藉陕西府谷，1968年出生于内蒙伊克昭盟，现就读于北京经济学院计统系。本书是他主编的第一本专著。另外主编及与人合著的专著：《实用家政学》、《家用消费品购买的技巧》、《家庭主妇必备》、《审计法概览》、《涉外经济统计学》、《中国税法要旨》、《商战名流》、《罪恶启示录》、《喜怒哀乐》、《人生妙语》、《高雅之道》等16部作品将陆续出版。

编委会成员简介:

龚书铎：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历史研究会会长。

王桧林：北师大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会

副会长。

周彦文：国家新闻出版署政法司处长

王凤梧：北京经济学院马列教研室副教授，电视剧《李大钊》编剧。

王朝瑞：经济学院革命史副教授。

张锦铨：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史副教授。

杨梦林：经济学院汉语副教授。

赵慧义：朝阳区委党校文史副教授。

罗恩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革命史副教授。

蔡秀云：经济学院革命史讲师

孙国平：中国新闻学院中文讲师

内 容 简 介

本书按照唯物史观，以恣意纵横的笔法，参考了详尽广博的资料，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古今中外60多位枭雄的发迹和毁灭。诸如吕不韦、曹操、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雍正、李连英、张勋、段祺瑞、韩复榘、杜月笙、汪精卫、彼得大帝、叶长特琳娜二世、拿破仑、巴枯宁等尽在彀中。他们有的口蜜腹剑、两面三刀；有的善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擅长玩弄权术、阳奉阴违；有的则表面上伪装成正人君子，内心却虚伪透顶。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兴味盎然，或为其发迹的伎俩惊叹，或为其心狠手辣而切齿，或为其诡计多端而瞠目，或为其投机钻营而拍案，或为其厚颜无耻而愤慨，并由之深思，因之借鉴，值得一读。

本书是第一部囊括古今中外历史，并揭露枭雄发迹和官场权力争斗的大百科，并将秘闻性、趣味性、通俗性、艺术性、科学性、知识性巧妙地融于一体，让人在鲜血、阴谋和滑稽中得到启发和反思。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目 录

位及皇权的摄政王	
——多尔袞	(1)
小荷渐露尖尖角	
——清世宗胤禛	(14)
兴于疆场，亡于擅权	
——鳌 拜	(31)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	
——曾国藩	(41)
古今中外玩弄权术的“第一号种子”	
——窃国大盗袁世凯	(71)
十年一觉“元首梦”	
——被逼上台和被逼下台的黎元洪	(91)
纵火将军，直系宗祖	
——冯国璋	(117)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王士珍	(143)
独裁卖国的“北洋之虎”	
——段祺瑞	(151)
政界渔翁	
——徐世昌	(178)
复辟狂人	
——“辫帅”张勋	(200)

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

——曹 锟 (234)

后来居上的“革命将军”

——秀才军阀吴佩孚 (260)

西北的土皇帝

——马步芳 (287)

北洋军阀中的暴发户

——孙传芳 (303)

流氓成性的“东北王”

——张作霖 (318)

具有传奇色彩的反动军阀

——韩复榘 (336)

军阀中的不倒翁

——土皇帝阎锡山 (364)

“海上闻人”

——虞洽卿 (391)

位及皇权的摄政王

—多 尔 窦

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612年11月17日，死于顺治八年，年仅39岁。多尔衮是清初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皇太极死后，顺治帝年幼，仅6岁，他身为摄政王，实际操纵着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权，在他的一生中，有过戎马生涯，又有过权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既颁布过一些巩固统一的措施，同时又推行过一些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既有生前的飞黄腾达，又有死后的悲惨遭遇。他也是清军入关后清政权的真正缔造者和力助清朝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奠基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和胆量，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统一东北和蒙古各部中初露锋芒

在后金天命十一年即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即位，即清太宗。年仅15岁的多尔衮当时被封为贝勒。天聪二年（1628）二月，17岁的多尔衮就随同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在敖穆楞取得大捷。年青的多尔衮在对敌中英勇善战，聪慧多智，谋略超人，屡建大功，被皇太极赐以墨尔根戴青的美称，意为聪明王。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逐渐成为后金军的统帅之一。

天聪三年，他又跟随皇太极出征，自龙进关入明边界，趋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大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于

广渠门外，又破山海关的援兵于蓟州。天聪五年，他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在大凌河、锦州战役中，他亲自冲锋陷阵，一马当先，面对强敌祖大寿和洪承畴军队的南北夹击，险被击毙。正是由于多尔袞在军事、政治上不断成熟和远见。同年皇太极任命他掌管六部中的吏部事务，使得他能更全面地参与军政要事。为以后夺取更高的权力创造了条件。

随着皇太极对他器重的加深，多尔袞的才智也越来越得以发挥。皇太极于1663年（天聪七年）6月与诸贝勒、大臣共讨兴国大计时，曾询问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以何者为先？多尔袞从征服全中国的目标出发，主张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以此种深入大明内地的战略，来消耗明朝的国力、民力，然后再与明朝决战，夺其城池，他的这种深谋远虑深得皇太极的赞同。此后征明战略中，都基本是按照这种策略进行的。

1638年（天聪八年），多尔袞随同皇太极率军征明，攻克了保安和朔州。第二年，后金在招抚蒙古各部中，察哈尔部比较强大，在林丹汗统领下不肯投降，抱有对抗和观望的态度，为了给南下征明扫除后患，皇太极趁林丹汗新死为契机，于2月命多尔袞率精兵万人招抚察哈尔部。在这次进军中进展较为顺利，在西喇米尔格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4月，又在托里图劝降了林丹汗之子额哲。8月，多尔袞班师凯旋。当时，林丹汗曾得元朝的传国玉玺“制诺之室”，它象征着“一统万年”的意思。多尔袞让额哲把此玉玺献给皇太极，皇太极大喜。次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

多尔袞在招抚蒙古的归途中，又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

在山西、宣大一带捣毁了宁武关，骚扰了代州、忻州、崞县、应州等地，俘获人畜17万有余，又立大功。1638年（崇德三年），多尔袞又奉命为大将军，自董家口等地入明境，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路，西掠至山西，南至保定，击败了明朝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过运河，克济南。北还时又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在这次战役中，纵横豕突几千里，骚扰城池40余座，掠夺人口25万余。夺取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既给明朝以沉重打击，但同时也给山西、河北、山东一带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明人夏允彝在描述此役时写道：“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在此之后，多尔袞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赏识和重用。

1636年至1637年，多尔袞又从皇太极侵入朝鲜，先后克昌州，突袭江华岛，采取恩威并用的战术，并打败各路援兵，迫使朝鲜国王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在此之后，多尔袞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集聚力量准备与明朝进行持久战。

1638年（崇德三年），为了进军明朝作准备，多尔袞监督修沾了感京至辽河的大道。1640年，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以外的地方，多尔袞在义州屯田，并不断进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池。多尔袞在战场上多以勇猛多智著称，在此之前，可以说在军事上进展颇为顺利，但是在战场上千变万化，他也有表现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在进攻以上这些地方，由于进展迟缓，曾受到皇太极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中录。此后，多尔袞更加发奋图强，兢兢业业，于1642年，下松山俘获了明朝统帅洪承畴，接着，又攻克锦州，迫使明朝

大将祖大寿最后投降。终于又使多尔袞威望重振，又被恢复了亲王的地位。此时，皇太极病重日甚，不能处理政务，军国大事便交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袞两位亲王共同处置。由于多尔袞跟随皇入极转战南北，劳苦功高，其威望不断提高，他的地位也渐渐地跃居诸王之上。

权力之间的明争暗斗

1643年（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死于暴疾。在清军入关之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共同商议立定。而又由于皇太极在生前没能预定后事，因此，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成了满洲贵族争夺的焦点。

在皇太极死前，诸王之间实际已经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袞为中心；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露出了争位的锋芒，立即展开行动。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统率的正蓝旗誓立豪格为君。索尼、鳌拜、图尔格、图赖、谭泰等一干大臣也在策划拥立豪格。索尼等六人并“共同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询当时地位颇高的努尔哈赤的侄子郑亲王齐尔哈朗的意见，他虽不敢自作主张，但也倾向于立豪格。另一方也不甘示弱，多尔袞和多铎主管的正白、镶白两旗主张立多尔袞为君。多尔袞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偕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随时都有发生混战的危险。清政权处在极度的危机之中。

多尔袞有觊觎之心，但面对这种局势，他也不敢贸然行事，而是审时度势，坐怀不乱。

多尔袞为了取得主动，于8月14日，召集诸王大臣会

议，商讨议立君位。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会议召开前，对方就摆出了兵戈相见之势。多尔袞在会前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意向。索尼冷冰冰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一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坚持立豪格为君。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表示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可是，豪格在这种占优势的局势中却略表谦让之意，给阿济格、多铎造成反攻的机会，他们力主多尔袞即位。代善此时也见风使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多铎见多尔袞还没有明确允诺，还提出立他自己或代善的意思，使得形势更为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为辞，退出会议。此时，多尔袞也不同意立多铎，使得会议几乎无法继续开下去。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袞度量了一下局势，八旗之中有五旗支持豪格，自己与豪格相比已明显处劣势，如果要强自为帝，必将会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但多尔袞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在这种形势下，他另辟蹊径以取得权力。于是，他提出一个较为折衷的建议：让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承帝位，而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当即归政。他的这一方案终于使双方接受，打破了持续已久的僵局。这样，他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而又能实际享有帝王之大权。

在达成此协议两天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这一方案，劝多尔袞自立皇位。多尔袞岂敢造次，揭发了这一阴谋，并将他们一一诛杀。以此更加赢得民心，使人臣服。

1644年（崇德八年）8月25日，6岁的福临登基，即顺治帝，改次年为顺治元年。此时，多尔袞称摄政王，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实掌大权。“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五（即多尔袞）专掌之。”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不久，多尔袞又以巧妙的计策，使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自于我二五者，或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多尔袞由此已由位次而升居位首。此前，多尔袞又“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只管部务，消弱他们的权力。同时，他又发布谕令，要求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违者严惩。从此，多尔袞便集大权于一身，诸王不得平起平坐，实际享有了帝王的尊荣。在这场争权活动中，他是一个胜利者。

多尔袞在争得大权之后，又以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袞为由，着手打击政敌。他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罪名，想置豪格于死地；但因顺治帝绝食求怜而废为庶人。1648年，又逮捕下狱，很快折磨至死。豪格的一干心腹大臣以“附王为乱”为罪名一一处死，以绝后患。至此，多尔袞争权活动总算告一段落。此后，多尔袞至力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但是，清朝灭了南明之后，多尔袞为了进一步专权，于1647年2月，以“府第踰制”的罪名，把济尔哈朗挤出辅政。次年3月，又以当初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降为郡王。不仅如此，他在排除异己的同时，还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王”，取代济尔哈朗。1648年11月，

多尔袞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说：“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因此，他树敌也颇多。

多尔袞完成天下一统及颁布剃发令和圈地令

1644年（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占了北京，崇祯帝自缢，明灭亡。而在此之前，多尔袞早有夺取中原之心，他趁着农民军新占北京城，纪律松散之机，率领大军，声称“誓必灭贼，出民水火”。4月，他派军同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在山海关击溃农民军。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迫使李自成率残兵退出北京城。

多尔袞入关占领北京后，对于是否建都北京和统一中国等一系列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由于当时北京一带战火刚熄，漕运不通，“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饿”。而关外却是“禾稼颇登”，八旗对迁居北京“多有怨苦者”。且当时谣言四起，有“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因此，民心不定，面对着清朝能否在全国建立统治和保持战略问题，多尔袞的态度坚决果断，他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6月，宣布建都北京，10月1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衷正万邦”。以此，清朝统治中心从关外移到关内。

清朝定都北京后，在统一全国道路上仍面对着诸多对手，如退保西安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和西南的张献忠的大西军以及由明福王朱由崧刚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弦光政权。此时，农民军仍有40余万，南明亦有50万部众并雄踞长江天险。此时清

朝面对兵力不足的局势，多尔袞审时度势，做好全局部署，采取一箭双雕的策略，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既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又便于各个击破敌人，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于是，多尔袞命英格王阿济格攻打西安，命肃亲王豪格征大西军，令豫亲王多铎攻打江南之前顺道，追迁大顺军。同时，多尔袞抓紧对南明的迷惑工作，表示要同南明通和讲好，发展睦邻之谊。这给南明政权造成一种错觉，使其对清政府放松警惕，不仅不抵抗清兵，还派使臣到北京向清求和，以每岁贡银十万两为条件：还想联清镇压农民军。

1645年（顺治二年）正月，清军攻占西安，2月，“克定全省”。4月，张献忠在四川凤凰山牺牲，5月，农民领袖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遇害，至此，农民军基本被镇压。随着军事上的进展，多尔袞对南明亮出真面目。在多铎克定陕西时即令他，“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1645年4月15日，多铎率军抵达扬州，明大学士史可法死守。25日，城破，史可法死于难，清军大肆屠戮，浩劫扬州城，史称“扬州十日”。5月14日清军又占南京，弦光政权大批文武官员及20万军队投降，消灭了南明大部分势力。紧接着又派大学士洪承畴到江南平定刚在福建建立的唐王的隆武政权和浙江鲁王的鲁监国政权。到1648年，基本完成对全国的统治，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

多尔袞在统一全国过程中曾两度颁布剃发令。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的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

期，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投降清朝的，都以剃发为标志。

清兵入京后，多尔袞下令关内军民尽皆剃发，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须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是有孤疑观望之意，“定刑问罪”。但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22天后又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暂缓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

清军占领南京后，多尔袞再度颁发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限10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者蓄发，罪在必诛”。当时的情景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遭到市民的纷纷反抗。

多尔袞摄政期间，还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先后于顺治元年、二年、四年3次颁布圈地令。致使“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造成很多汉人“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而被“投充旗下为奴”。北京仅留南城、北城为民居。为防止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袞又令制定严厉的“逃人法”。造成很大危害。

在推行这些政策过程中，多尔袞逐渐看到了对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多尔袞的治国之策

多尔袞在摄政期间，为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巩固统一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